

J25
193

西上天山的女人

丰收／著



王孟筠



王孟筠给病人进行穴位蜂疗，她是广东省养蜂学会理事。



王孟筠给第二故乡的亲人签名留念。

1997年8月，《军队的女儿》一书主人公刘海英原型——王孟筠，回到她的第二故乡——新疆兵团一〇一团，又到了草原的蜂场。



进驻部队的军服出自女兵的双手——这是新疆最早的军需被服厂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教导团女生大队在进军新疆途中。



当年的上海知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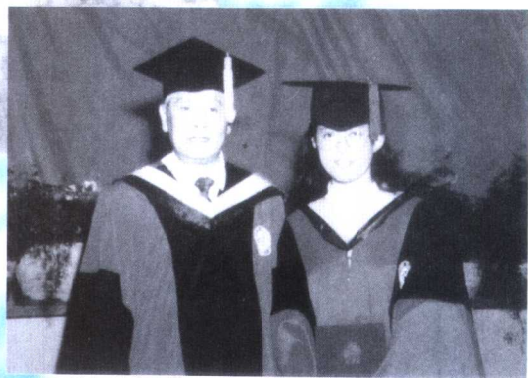


农场的女拖拉机手。





坐在棉山上的张斗兰。



1995年7月，方晶取得北京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，与吴树青校长合影。



收获第一季谷子。

目 录

目 录

序 章	古道天涯 (1)
第一章	天地日月 (14)
第二章	父亲扶起犁铧 母亲拉直犁绳 ... (77)
第三章	准噶尔夜空那一轮蓝蓝的月亮 ... (121)
第四章	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..... (157)
第五章	长长白杨林 (234)
第六章	青山在水长流 (265)
第七章	母与子 (323)
缀 章	我辽远的地平线 (407)

序 章

古道天涯

汉旌摇动，车骑匆匆。

天涯难穷的迢迢长途。

稀疏的骆驼刺给茫茫戈壁更添几分死寂。只有永不可及的
蜃光，一次又一次幻灭希望。

侍卫护峙的锦帐里，细君公主怀抱琵琶。

元封三年（公元前 108 年），汉武帝封江都王刘建之女细
君为公主，和亲乌孙。行前，武帝赐细君琵琶：“为马上乐，
以慰其乡国之思”。公主谢恩：“儿此去，天下果得太平，虽死
无怨。”

长安盛宴，有家公主送行的依依别情犹在眼前……

一阵呼啸而起的漠风翻卷锦帘，细君怀中的琵琶弦颤音
抖……

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年五月，共和国第一个春天。中国西部
准噶尔荒原新破土的处女地，冬麦开始拔节。麦地里，开国元

勋彭德怀放眼如波的麦田。眼里是种田人的喜悦。

麦地边拓荒的战士们有些拘谨，彭总司令抡起一把砍土馒，“好多年没种地了，身子都养嫩了。”战士们渐渐走近。

地头休息，彭总司令席地而坐，点燃烟卷，环顾身边将士。

“想不想家？”总司令咧着厚厚的嘴唇，笑意盈然。

战士们相互看看，笑。

“想不想找个老婆？生个儿子？仗打完了，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嘛！”

战士们的笑声回答了将军的问题。

“打仗，不怕。开荒，有困难，能克服，这些我信。不想找老婆，生娃娃，我不信。”

将士们热烈鼓掌。

“我跟王胡子讲了，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……”

掌声雷动。

从硝烟走出来的将士，征尘未洗，就在万古荒原开始了屯垦戍边的千秋大业。

西域自古多征战。地处欧亚大陆冲衢，民族迁徙，历史演变，或统一于中原王朝，或城郭割据，几千年来，金戈铁马驮着丝绸之路的文明进程。

我们回顾自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上溯百年的历史。

清朝末年，国势颓衰，战乱连年，新疆的局势更为复杂动荡，战争烽烟不断。进入十九世纪，“土沃泉甘，物产殷阜”的新疆，英俄角逐争霸日烈。西北，向中亚腹地扩张的沙俄疯狂蚕食，1860年（咸丰10年），签订的《中俄北京条约》，1864年（同治3年），签订的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》，胁迫

清政府割让了中国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。新疆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中心自伊犁东移，是沙俄强权扩张的结果。西南，英国企图扶持一个独立的缓冲国或建立一个缓冲地区，以防处于攻势的沙俄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。

英俄角逐日趋激烈时，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匪帮入侵新疆。1867年底，成立“哲德沙尔汗国（即“七城汗国”：喀什噶尔，和阗，阿克苏，库车，莎车，叶尔羌，乌什）。英俄都力图把阿古柏政权控制为自己战略棋盘上的一个过河卒子，为各自的侵略政策服务。英与阿古柏政权签订了《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》12条。阿古柏政权得到英王武器支持，1870年攻占吐鲁番，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。

1871年（同治10年），沙俄借口为中国“代守”，出兵侵占了伊犁。

岌岌可危关头，如若不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力排众议，坚决主张海防、塞防并重，以六十四岁垂暮之年抬棺西征，就不知还会有今日之新疆了。

1876年4月，左宗棠督饬湘军总统所部20余营大军西征，仅用一年半时间驱逐阿古柏，收复了南疆和北疆除伊犁外大部分地区。

伊犁为沙俄阴谋拖延，虽于1881年（光绪7年）回到祖国怀抱，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国土仍被夺去，并强迫清政府偿付了九百万卢布的“代收代守”军费和俄国商民抚恤费。

1884年（光绪10年），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在新疆设置行省的奏请。授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，驻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。

新疆建省前一年，《中俄科塔界约》又使中国丢失了喀喇哈巴河、马尔喀湖及重要卡伦玛尼图噶图勒干。

人类走进动荡战争的二十世纪，亚洲最大的板块更加风雨飘摇。

继1931年“九一八”，1932年“一二八”之后，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将整个华北、内蒙视为其“共荣圈”势力范围。中华民国政府由北平迁往南京。中国陷入现代史上最动乱的年代。外患、内乱、灾荒遍及全国。

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新疆，是整个中国的缩影。政局变幻莫测，野心家虎视眈眈，民族分裂分子跃跃欲试。对中国西部历史命运，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有一番精辟的分析。

那是1933年6月28日，北京一场暴雨后的傍晚，德国使馆灯光辉煌，德国大使特劳特曼设宴招待泽克特将军。一个身穿白色晚礼服，相貌俊秀的中国官员吸引了斯文·赫定的注意力。经使馆官员介绍，他认识了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刘崇杰。当时，中国首都虽已迁往南京，但大多数国家的使馆尚留驻北京。刘次长负责南京政府与各国使馆之间的联系。

虽是初识，他们的交谈却诚挚而热切。赫定是专程来主持开始于1927年的中瑞联合“中亚大探险”的收尾工作，话题自然离不开时局与新疆。他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：

“乾隆皇帝统治中国时，在他的庞大帝国周围建立起一个由附属国组成的半圆形缓冲带。这些附属国严密地控制在中国最高当局手中。如今他们与最高当局的联系已经少到十分可怜的地步。共和以来，你们已经失去了西藏、外蒙和热河在内的满洲。如今内蒙也受到严重威胁，新疆虽说仍属于中国，但是现在爆发了穆斯林内战。如果政府再不重视新疆的事情，那么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也将失去它。”

斯文·赫定的分析不幸被言中。

1933年11月12日（回历1852年7月24日），在英政府

支持下，泛土耳其分子拼凑的“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”出笼。它的寿命虽然很短，但阴魂久久不散。

1945年，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先后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彻底胜利，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战胜国中国却笼罩着全面内战的阴影。天山南北仍然战火纷飞。

8月14日，日本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小个子男人、天皇裕仁，不得不向世界人民认输，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月2日，在美国军舰“密苏里号”的甲板上，举行受降仪式。日本重光葵外相，梅津将军在投降书上签字。9月3日，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军民庆祝八年抗战胜利。

仅在三天后——1945年9月6日，设在伊犁的“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”的民族军，在俄籍军官颇里诺夫指挥下，飞机、火炮、坦克，攻陷了中国新疆北疆战略要地乌苏。据当时驻守独山子的国军加强营营长朱洪涛致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的函告，“是役惨烈程度不亚于上海‘八一三’”。

伊犁反对盛世才统治的武装斗争爆发于抗日战争末期，解放后称之为“三区革命”的武装斗争，由伊犁扩展到塔城、阿勒泰三个专区（当时新疆共有十个专区），影响着中国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疆政局。

1944年1月12日，伊犁成立临时政府，宣布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。

令人担心的是，伊犁临时政府挂牌“东土耳其斯坦”。包尔汉先生在回忆录《新疆五十年》中说：“这个临时政府，既有反对国民党残酷压迫、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主流，也有脱离祖国，仇杀汉族人的错误。伊力汗吐拉在一次讲话里就把‘新疆是中国的个省’的观点斥为‘谬论’，呼吁‘东土耳其斯坦是我们的祖国’，说实话，当时我的确非常不安，担心新

疆的前途。”（包尔汉《新疆五十年》282页。伊力汗吐拉时为伊犁临时政府主席。）

三区民族军击溃驻伊国民党军队后，向东进攻到玛纳斯，屯兵玛纳斯河西岸，直逼乌鲁木齐。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，新疆省主席英忠信频频迭电重庆政府告急。

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整编42师少将副师长，1949年9月25日和平起义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9军副军长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的王根僧在回忆录《新城初分明》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：“民族军部队与国民党部队隔玛纳斯河相峙，由于建筑工事，两岸数十里森林砍伐殆尽。房屋庙宇复毁于炮火，十室九空，凄厉万分。”

在国内外和平呼声日高的压力下，蒋介石派张治中将军飞赴新疆调停战乱。1945年9月13日，张将军自重庆飞乌鲁木齐，16日返重庆，向蒋介石汇报了考察结果。10月14日，张治中将军送毛泽东飞返延安后，即率梁寒操、屈武、刘孟纯等由重庆飞抵乌鲁木齐。三区代表赖希木江·沙比里，阿不都哈衣尔吐烈，阿合买提江已经提前两天到达乌鲁木齐。

包尔汉先生在回忆录《新疆五十年》里详细记述了这次谈判：

据张治中说，当时三区代表身上都佩带“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”证章，并且要求以东土耳其斯坦政府代表身份与中国政府代表谈判。张治中将军则认为是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同事变地区代表谈判。这种分歧自然又是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从中疏解，三区代表作了让步，谈判和以后在双方签署的文件里，均用“中央政府代表”和“人民代表”的名义。这样，谈

判才开始举行。

谈判是从1945年10月17日开始举行的。由于双方的观点差距很大，争论十分激烈。焦点集中在省政府的组织和部队改编两项。张治中曾多次飞回重庆请示蒋介石，三区代表也两次飞返伊犁，历时70余天，数经顿挫，又承苏联新任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萨维列夫从中斡旋，双方才把十一条条款正文初步确定下来，于1946年1月2日就正文和关于省政府组成问题的“附文一”签字通过。另有一个关于部队改编问题的附文还有待会商。这一不到千字的文件竟然谈判了五个月之久，于当年6月6日正式签字。历经八个月的和平谈判，终于取得了成果。三区正式取消了“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”名义，和平与统一的局面有了条款的保证。

然而，条款保证不了新疆的和平与统一，动乱的新疆仍在流血，以玛纳斯河为界的武装对峙，一触即发。

中国解放战争全面推进，使中国局势出现了根本变化，1949年，继8月26日解放兰州，解放军又迅雷不及掩耳地解放了西宁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迅速挺进甘、新边境地区，逼近新疆大门。

新疆，又一次处在严峻的十字关口：如果十万进疆解放大军和国民党十万驻疆部队对阵，新疆十分微妙的局势会更趋复杂。

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既要准备武力解放新疆，又要争取实现新疆和平解放的方针。1949年9月8日，毛泽东约见张治中，告诉他，解放大军已经由兰州和青海两路向新疆进军。希望他

给新疆军政负责人去电，以民族团结，祖国统一为大义，和平起义。毛泽东并告诉文白将军，“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，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迪化，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。”有“和平将军”之称的张治中兴奋地说：我早有此意！9月10日，9月11日，张治中连发两电给陶峙岳将军、包尔汉主席。

新疆和平解放，曙光初见。

外，兵临城下；内，三区民族军牵制，国民党十万新疆驻军进退维谷……

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率领国民党驻新疆十万官兵起义，通电全国，致电中共中央——

“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，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，对国家独立、自由、繁荣、昌盛之前途，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，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力。”

9月26日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生宣布新疆省政府起义，与国民党广州政府脱离一切关系，通电全国——

“我们深刻了解，新疆人民的唯一愿望是在统一、独立、自由、民主的祖国的扶助之下，才能完成富强康乐的新疆的建设，更进而为全国和平建设贡献力量。”

兵不血刃，民不祸乱，新疆进入共和国开创的历史新纪

元。

“九·二五”，一个标志结束又标志开始的日子。

除了大势所趋和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，中华民族承袭了数千年的爱国主义精神，是国民党主和的军政领导选择起义的内在动因。军方起义通电签名的十二位将军之一、国民党整编骑兵第一师少将师长韩有文说：“新疆自古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，地处边疆，孤悬塞外，作为军人，守土有责，不能因为打内战引来外敌入侵，导致国土沦丧，那就是军人的耻辱，民族的罪人。”

1949年12月29日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，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。

在这不久之后，有一声庄严无比的音响在长天大地振荡开来，它带有浓重的湖南韵味，来自悠远的历史深处：

……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，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，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，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，捍卫祖国。

此令

主席 毛泽东

1952年2月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军，陶峙岳部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，三区民族军整编的五军一部分，组建成立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”。

“度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”，面对亘古荒原，最为成功的“国共合作”开始了。曾经干戈的军人从此在中国西

部共同肩负起屯垦戍边的重任。

再难有比这更阔大的荒原：它占中国土地的六分之一。地球最崇高的山群，最低凹的盆地，连同中国最浩瀚的两个大沙漠，它都揽在了这儿。

荒原的确荒凉，风沙最是肆虐猖狂，贯通欧亚大陆文明的丝绸古道，被蚕食得遍体鳞伤，最终落得黄沙漫漫。盛极一时的丝路文明，也只有交河、高昌、楼兰的遗骸葬身沙漠戈壁，留给后人神秘。

当然，这一方水土曾经富有得成为“世界史的缩影”。萨满教、犹太教、摩尼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……东西荟萃南北交融，人类在这里留下了灿烂的文化。仅石窟遗址就有近千个！位于天山之南渭干河岸的克孜尔千佛洞与敦煌、云岗、龙门齐名。《大唐西域记》里有玄奘西天取经的履痕。楼兰古国在这一方土地神奇地孕育又神秘地消失。

这儿最诱人的魅力，还是一直伸入地平线的处女地。

从炮火硝烟中走出来的二十万将士，作战地图换成生产区划图，战马套上了犁绳，枪杆换成了锄杆，包围了中国最大的两个沙漠——

天山之南，东起米兰，西到喀什，西指且末、和田，北抵天山——农一师，农二师，农三师，和田农场管理局，环绕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，形成合围之势。

天山之北，农四师，农五师，农六师，农七师，农八师，农九师，农十师，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布点设防安营扎寨。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始人张仲瀚将军，登高遥指准噶尔荒原无垠的处女地：“我们干的千秋大业，要付出比战争更大的坚韧。”

中国西部开发，是一首古韵长歌。

自西汉始，“屯田西域”为中国历代政权治国安邦的国策。西汉政治家晁错赞此举“利施后世，民称圣明”。曹操誉之：“孝武以屯田定西域，此先代之良式也”。到了唐代，西域屯田发展到极盛。明思想家李贽认为：“屯田是千古之策。”历史上，清代屯田规模最大。左宗棠论进防：“历代之论边防，莫不以开屯为首务，或办于用兵之时，以省转馈。或办之事定之后，以规划久远。”

“西域屯田”首开先河者，为和亲乌孙的汉室公主细君。

骝铃伴琵琶摇落日月，一路历尽艰辛坎坷，公元前108年8月，细君公主抵达乌孙国。乌孙王猎骄靡在眩霏筑寨，屯田积谷，卫侍公主。西域最早的屯田点，因美丽的细君公主而有了世代传颂的美丽故事。

公元1950年深秋，湖南省领导人黄克诚，王首道收到新疆军区王震的信：“……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，十八九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，有一定文化的女学生，不论家庭出身好坏，一律欢迎，要她们来新疆纺纱织布，生儿育女……”

没几天，长沙的报纸天天有号外：新疆军区招聘团征招女兵！参军去新疆上俄文学校，开拖拉机，进工厂，只是没提“生儿育女”。

天地万物，阴阳两极，荒原不能没有女人的抚慰，生命呼唤母亲，二十万屯垦戍边的将士找不上老婆，怎么能扎根安心？黄克诚，王首道，长沙的将军们好支持！专门拨出一层楼，给新疆军区招聘团当办事处。

湘水育英才名将。与新疆最为有名的，抬棺西征，平剿阿古柏，收复国土的大军事家左宗棠。清人杨昌濬颂缅左公的业

绩：

上相筹边未肯还，
湖湘子弟遍天山。
新栽杨柳三千里，
引得春风度玉关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国、共两党都有一批国人熟知的爱国名将。湘人之后不怕当兵，充满向往和热情，追求新生活的湘妹子，哪个不想穿一身军装的威风！

公元1951年冬，三千六百多名身着戎装的小女兵，告别养育了她们的一江湘水，登程西行。

比细君公主现代多了，湘妹子们从湖南省会长沙坐火车，到了西安没有火车了，美国十轮大卡“道奇”接着向西。

向西，向西……湘妹子没有细君公主音抖弦颤的琵琶，湘妹子们有眼泪。

出了玉门关，两眼泪不干。向西，向西，向西的路——

黄沙碛里客行迷。
四望云天直下低。
为言地尽天还尽。
行到安西更向西。（岑参《过碛》）

沙上见日出。
沙上见日没。（岑参《日没贺延碛作》）

——望不断的天涯路，走不尽的大沙漠。